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六回 赤鬚龍山莊結義 綠鬚娥蘭室歸陰

詞曰：水長流，萍相合。面未謀，情相決。堪羨英雄，隨時伸屈。風雲未遂怎生色。權將微業度朝昏，且盡奔波職。霞正妍，月明白。酒正濃，花將折。枉教人空待前程，須招不測。朱顏命薄今休歇，香零玉碎覺高飛，莫忘功業。

右調《金人捧露盤》

話說趙匡胤在張家莊與那張桂英小姐成親之後，不覺過了四月有餘。一日出門遊玩，偶爾抬頭，見那前面半空中，現出兩朵祥雲，一朵黑色，一朵黃色。那黑雲下邊，現出一隻斑斕黑虎，舞爪張牙，那黃雲下面，現著一條五爪黃龍，升騰舒展。一時心下驚疑不迭，暗自想道：「這莫不是那裏妖怪玩法，有此怪異之端麼？」又道：「就是妖怪玩法，諒這青天白日，亦不敢胡亂出頭。我且趕向前邊，看他出沒，便知端的。」遂迅步走上了幾步，離那祥雲不遠，定睛細看。祇見黑雲下邊，乃是一個稍長漢子，挑著兩隻油簍，打從一個水坑窪子跟前奔馳而走，有緊要事情的一般，慌慌悻悻，直望前行，轉過了兩個彎，蹤影全無。那空中的黑雲，就漸漸兒不見了。看官聽著，這人就是黑虎財神降凡，慣賣香油為業，因要往銷金橋去趕集，祇為忘帶了賣油的梆子，所以回去。直到後來在九曲灣救駕，禪州城結義，方纔見他的功業，知他的事端。因是後話，此處不提。

且說趙匡胤又望著黃雲那邊信步前去，祇見三岔路口，有一人頭戴綾綿草帽，身穿月白布緊身，相貌堂堂，身材穩穩。因被著那一車子的雨傘陷在淤泥淺水之中，正在那裏用盡平生之力，把傘車兒推拽，不道力氣有限，推夠多時，莫想移動分毫，仍然不動不變。祇見他用得筋酥力盡，一時煩惱起來，遂把天門迸開，現出一條五爪的黃龍，在空中旋轉。匡胤看了，心中想道：「我曾聽人說，凡人蛇鎖七竅，必有諸侯之分，真龍出現，定為九五之尊，此人頂現真龍，日後福氣定然不小。我何不替他相助一臂之力，把車兒拉出泥途，與他結為朋友，聲氣相依，料他也不致玷辱於我。」主意已定，緊步上前，再看那頭上的黃雲，也就慢慢兒隱了。即時招呼道：「朋友，不要性急，待我前來幫你一幫。」說罷，將身一縱，跳到那陷泥裏邊，雙手將車嘴兒攥住了，連抬帶拽，往上一拉，輕輕的拉過泥途，停放在康莊道上。倒把那個推車的，使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。祇見他鬆開了肩膊，放下了絆繩，把氣喘定，忙賠笑臉，深深的作了一揖，道：「請問壯士高姓大名？」匡胤道：「小弟家住汴梁，乃趙指揮之子，名匡胤，表字元朗。敢問足下貴姓尊名，仙鄉何處？」那推車的聽言，又是一揖道：「失敬了！久仰公子英名，常懷渴想，今日相逢，三生有幸。小可原籍徽州人氏，遷居在滄州橫海郡居住，姓柴名榮，表字君貴，先祖也曾出仕牧民，先父經營度日，小可祇因孤身失業，力薄才菲，權將販傘為生，聊為糊口之計，方纔車陷泥途，若不是公子力助，焉能得上平原。祇是可惜污壞了尊靴，小可當得奉陪。」匡胤笑道：「柴兄說那裏話來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助力扶危，人之常情。這敝靴能值幾何，如此挂齒，前面就是舍親莊次，兄若不嫌褻瀆，請到那裏獻茶。」柴榮見匡胤這等義氣，不好推辭，祇得說聲道：「小可理當造府拜瞻。」即時把車繩搭上肩頭，推將起來。匡胤解下腰間鸞帶，拴在前面車嘴之上，相幫扯拽，一同前往張家莊來。

正行之間，祇見遠遠的兩匹馬，從東飛奔而來，馬上端坐著兩位壯士。看看來至跟前，祇見他們收住征駒，一齊滾鞍下馬。匡胤仔細一著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卻是結金蘭的契友，同臭味的良朋，乃是張光遠羅彥威二人。匡胤與他們見過了禮，又叫他們與柴榮相見了。光遠道：「小弟自從那日醉鬧勾欄，冰雹解散，次日，聽得院中被人殺死女樂一十八名，小弟暗到尊府請兄長說話，又值不遇，細問尊管，偏不肯說，因而暗暗打聽，方知就是兄長幹下的事情，小弟不敢洩漏，祇得急往四處找尋，並無蹤跡，前日遇著了京中開相館的苗先生，我叫他替兄長推算了一命。他說道，風雲未遂平生志，魔障怎開眉際歡。小弟又問他兄長的蹤跡。他又說，二位若要見良朋，關西路上去找尋。我弟兄二人，一來恐怕兄長性急出門，少帶盤費，二來小弟們也趁此躲一躲是非，怕得被人捕風捉影，打草驚蛇，所以帶些銀兩，沿路追尋，訪問兄長的消息，誰知卻在這裏推車受苦。」匡胤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且同到前面莊上，慢談衷曲。」於時四人各各扯車牽馬，行到張家門首，一齊進了莊門，至廳上遜坐，匡胤分付僕人，把傘車推進廠房安放，將馬匹牽過後槽喂養。

須臾，茶上三巡，匡胤把那離別之情，並在張家莊招贅為婿，及與柴榮相遇的緣由，一一對張羅二人說了一遍。遂又叫柴榮道：「柴兄，今日陌路相逢，情投意合，實乃天假其緣，人生最樂之事。俺欲四人結為手足，勝比同胞，竊願效尤那漢朝的玄德公桃園故事，不知可否？」柴榮道：「三位仁兄俱是豪門貴戶，小弟微賤鄙夫，怎好仰扳，有累尊駕。」匡胤道：「柴兄是何言也，豈不聞昔年漢高祖與那西楚霸王皆是布衣，也曾八拜為交，後來圖王定霸，平定了天下。此乃西秦的出跡，往古的成規。今日你我既為朋友，怎的論那貴賤，較這窮通，似非相交大義。小弟愚意已定，柴兄切莫推辭。」一面說話，一面叫人備辦了三牲福物，香燭神儀，就在當廳供著。柴榮再欲推辭，祇恐拂了他一團美意，祇得一齊敘了鄉貫姓名，年庚八字，乃是柴榮居長，匡胤第二，光遠行三，彥威排四。各各跪在香案之前，一齊祝道：「弟子等四人，雖各異姓，實勝同胞。願自此之後，扶危濟困，務要同心，扶弱鋤強，勿生異志。他日有官同做，有馬同騎。若有非心，天神共鑒。」誓畢，拜罷起來，各依年齒，對拜了八拜。送神已畢，然後坐定談心。正是：

不因此日恩情重，怎得他年義氣濃。

當下柴榮說道：「二弟，此處既是令親的府上，何不請將出來，我們見禮一番，方合古道。」匡胤遂叫僕人請員外出廳，眾人上前，俱各見禮已畢。員外聽知三人是女婿的朋友，不敢怠慢，連忙分付安排酒筵款待。那筵席極其豐盛，不必細說。眾人情懷相切，義氣相投，你敬我酬，開懷暢飲，直至天晚而散。

其日正當中秋佳節，祇見光發東山之上，徘徊牛斗之墟，早把一輪皓月，推送當天。員外重又治了一席盛酒，邀請四人一同賞玩月色。真的是：

暮雲收盡，銀漢無聲。晶瑩照萬國山川，皎潔奪一天星斗。

前賢曾有一律，單道那中秋之月，分外光明，其詩云：

皓魄當空寶鏡升，雲間仙籟寂無聲。

平分秋色一輪滿，常伴雲衢千里明。

狡兔空從弦外落，妖蟆休向眼前生。

靈槎擬約同攜手，更待銀河到底清。

當夜眾人賞玩了一回，各各興量已盡，方纔撤席。那員外命安童在書房中鋪下了床席，就請柴榮等三人安寢，然後進去。

匡胤亦自回房，卻值桂英預先備下酒肴果品，在房等候匡胤進來，一同賞月。匡胤即時坐下，與桂英開懷對飲。此時已有三更之外，但見清光澄澈，爽氣颯涼。夫妻二人飲夠多時，桂英問道：「妾聞官人今日結拜了三個朋友，內中有個推車販傘的。妾思官人乃是金枝玉葉，怎與下品之人相交結納，可不辱沒威儀，有傷貴重。」匡胤微微笑道：「賢妻，你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在東京汴梁時，曾遇相面的，說我日後有一朝天子之分。今日偶然到郊外閑行，看見那個推車販傘的頂現黃龍，祥雲護體，因想他日後也有天子之福，不知誰先誰後，孰短孰長。故此我與他八拜為交，彼此俱有所益。」

桂英聽言，心中歡喜道：「賤妾幼年也曾遇著算命先生，算我有嬪妃之分。不想得遇官人匹配，實乃天意使然，曲為成就。他日登了九五，一定要求封個嬪妃之職，望勿棄妾，有負今日之言。」說罷，將身跪了下去，竟要求個執照之物，作為憑據之意。匡胤哈哈大笑道：「賢妻何必多心，此事尚在未卜，怎麼認起真來？」即忙用手相扶道：「我日後果應其言，當封賢妻為貴妃之職，掌理西宮。」桂英真的謝恩，起來重整杯盤，相與歡飲。忽聽譙樓已及五鼓，二人酒意已深，即命丫鬟收拾了桌席，方纔就寢。正

是：

封號方從口內出，陰禩已在眼前來。

看官須知，趙匡胤分付，不過因一時酒興，現在歡娛，心下祇當戲言，口中無非胡混。誰知早已驚動了值日功曹，那功曹在空中聞了此言，暗自道：「這張桂英雖有嬪妃之分，卻無嬪妃之福，不過空有此名，並非實位，他若果然做了西宮，日後把杜麗容安頓何處，此事不可不奏。」即時上往天庭，至靈霄寶殿，啟奏了玉皇上帝。玉帝聞奏，即時降旨道：「張桂英妄想西宮，邀封顯職，既越陽綱之典，當施陰罰之章，例該減壽一紀。欽此施行，勿得違忤。」這道玉旨一出，功曹不敢停留，登時離了天闕，按落雲頭，來至森羅殿上，將玉旨宣讀。慌得十殿閻君，即命執簿該管的判官，取將生死注冊，從頭檢看，見那上面注著：「張桂英該享陽壽二十八歲，於某月某日急疾身亡。」閻君遵旨，減去了一十二年，當即改注：「該在今年今月中秋第二日，暴疾而亡。」即忙批判了拘牌，就差勾魂鬼使，跟隨了張氏家鬼，協同鬼甲，前去解送無常，勾取桂英魂魄，前來繳旨。鬼使領命，即時到了張家，整備明日施行。這正是合著古語所云：「半句非言，折盡平生之福。」可見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窮通壽夭，斷不可以勉強挽回者。有詩為證：

命有終須有，命無莫妄懷。

萬般難計較，都在命中來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是八月十六日了。匡胤起來梳洗已畢，就往書房見了柴榮等三人。茶罷，柴榮就要告辭。匡胤道：「兄長為何見外，俺弟兄們既結了生死之交，正該盤桓幾日，少盡愛敬之心，豈可遽動行旌，便懷離別，即或生意要緊，就使遲上幾天，也不至於誤事，請兄長安心，小弟尚多相敘。」說罷，即命安童擺上酒來，消飲談心。安童即忙收拾酒肴，擺在書房。柴榮等四人，依次而坐，觥籌交錯，彼此情濃。

正在酣飲之際，祇見兩個丫鬟慌慌張張跑將出來，叫聲：「姑爺，不好了，禍事到了，方纔姑娘要往廚下料理早飯，不知為甚緣故，剛剛的跨出房門，忽然撲的一交，跌倒在地，頃刻昏迷不醒，眼白唇青，手足都已冷了。快請姑爺進去一看。」匡胤聽了此言，祇嚇得面如土色，驚走不迭，慌叫一聲：「仁兄賢弟，暫且失陪。」即忙趕至後面臥房門首，祇見一眾丫鬟攙定桂英，坐在塵埃，齊聲叫喚，那員外哭倒在旁。匡胤走至跟前，定睛一看，祇見佳人緊閉了口眼，手足如冰，已做了黃泉之客。急得匡胤頓足捶胸，東奔西走的，沒有法兒。祇得再近跟前，百般叫喚，叫了多時，全然不應。不覺心中酸楚起來，放聲痛哭道：「賢妻，我自從在昆明山救你時，不料萍水相逢，締結姻眷，實指望百年偕老，白髮齊眉，誰知聚首無多，恩情四月，即便早使分離，怎的不叫我心痛？」說罷又哭。那張員外亦哭道：「我兒，我指望你送終養老，不枉我生你一場。誰知你天命先亡，叫我舉目無親，怎不痛殺？」翁婿正在痛哭，旁有一個老院子，上前勸道：「員外姑爺，也不必悲傷了，古人云人死不能復生，這是小姐的大數該然，天公注定，縱然哭死，也是無益的了，且請料理喪事為上。」翁婿二人祇得住了哭聲，收了眼淚，分付丫鬟將小姐香湯沐浴，換了一身新艷衣衫，把平日所愛的珠翠金銀，盡都插帶，停放後堂。匡胤來至前廳，柴榮等三人聞了此言，亦各下淚，用言勸慰。那張員外痛女心悲，打點了千金銀子，備辦衣衾棺槨，挂孝開喪。請了禪僧羽士，啟建懺法道場，修設玄科祭煉，超度亡靈，往生極樂。柴榮等三人，公同湊出了份資，置辦祭禮，親到靈前祭奠。看看已有二十餘日，張員外擇日，將小姐發送墳塋，埋葬下了，喪事乃畢。

又過了一日，柴榮見事情已畢，這日便要辭行。匡胤道：「兄長既要長行，暫假片時，待小弟別了岳丈，與兄同往。」張光遠道：「二哥，令岳這等萬貫家私，不就這裏受享，又要往那裏去奔波跋涉？」匡胤道：「梁園雖好，終非久戀之鄉，況且你二嫂已亡，愚兄在此徒然無益。如今一同大哥作伴前行，且往關西，投奔母舅那裏，創立得一番事業，庶把平生作用顯露當時。強似在人家苟且安身，希圖飽暖，致使見譏於當世，遺笑於後人，大非你我自命的本意。」說了，就叫安童請員外出廳，上前拜辭道：「岳父大人，小婿過蒙雅愛，結配絲蘿。不道運蹇時乖，命途多舛，致使令愛青年遭變，唱隨不終。心傷情慘，無過於此。因思終日在此攪擾，一則睹此景物，愈增悲愴，二則閑蕩終身，究非長策。小婿意欲前往關西，別尋勾當。為此暫且告辭，願期後會。」那員外正在悲慟之秋，忽聞匡胤便要辭別，不覺驚慌無措，紛紛的弔下淚來，說道：「賢婿，雖則我女兒福薄，不得奉侍終身，中道而亡，事屬相反。但我年近六旬，形單影隻，朝不卜暮，有誰照拂，望賢婿念我衰邁之人，以至親之誼，不如權在此間掌管家園，莫往別處去罷。」說罷，哽咽淒楚，不勝哀悲。

匡胤睹此情形，不免淚流滿面，祇得按下愁容，強開笑貌，將言勸慰道：「岳父，你年紀雖高，尚是清健。家中奴婢，俱是得力之人，亦可委他照應，不足為慮。小婿今往關西，若果興騰，得能建功立業，縱然快刀兒割不斷這門親戚。從今切莫悲傷，須尋快樂，保養天年。祇此為囑，請自留心。」員外看他去志已決，料不能留，隨即分付安童，排下餞行酒席。自己回進房中，著意的揀選了一付極精緻最齊整的鋪陳，把來打裹停當，又打點了許多金銀，叫小廝拿了出來，對匡胤說道：「賢婿既然決意長行，量老漢挽留不住。祇是你路上風霜，行間辛苦，這時行李未免單寒，為此我備下這小小行囊，你可帶去。這是黃金一百兩，白銀一千兩，些須薄物，聊作路用之資。你可一總兒收了。」說罷，又是哽哽咽咽起來。匡胤道：「岳父不必費心，量小婿前至關西，不過千里之遙，何用許多盤費，非是小婿見外，這盤纏略有些須，盡可計度。既蒙岳父厚賜，小婿拜領了這行李，權領了這一錠黃金，餘的請收了進去。」說罷，取了五兩重的一錠金子，揣在囊中。員外知道他的性兒耿直，不好再言，祇得取些銀子，另束做三封，送與柴榮張光遠羅彥威三人，作為路費，餘的收了進去。三人不好推辭，祇得拜受。張員外又在懷中取出一件寶物來，送與匡胤。祇因這一物，有分教——形動時，任爾劍戟刀槍都遜志。鋒過處，憑你魑魅魍魎盡藏身。正是：

靈儀常伴蒼顏老，異物終歸命世英。

不知贈的甚麼寶物，須看下回便見分明。